

周立波文集

1



周立波文集

第一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马云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周立波文集

第一卷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.25 插页 精7 平4 字数 335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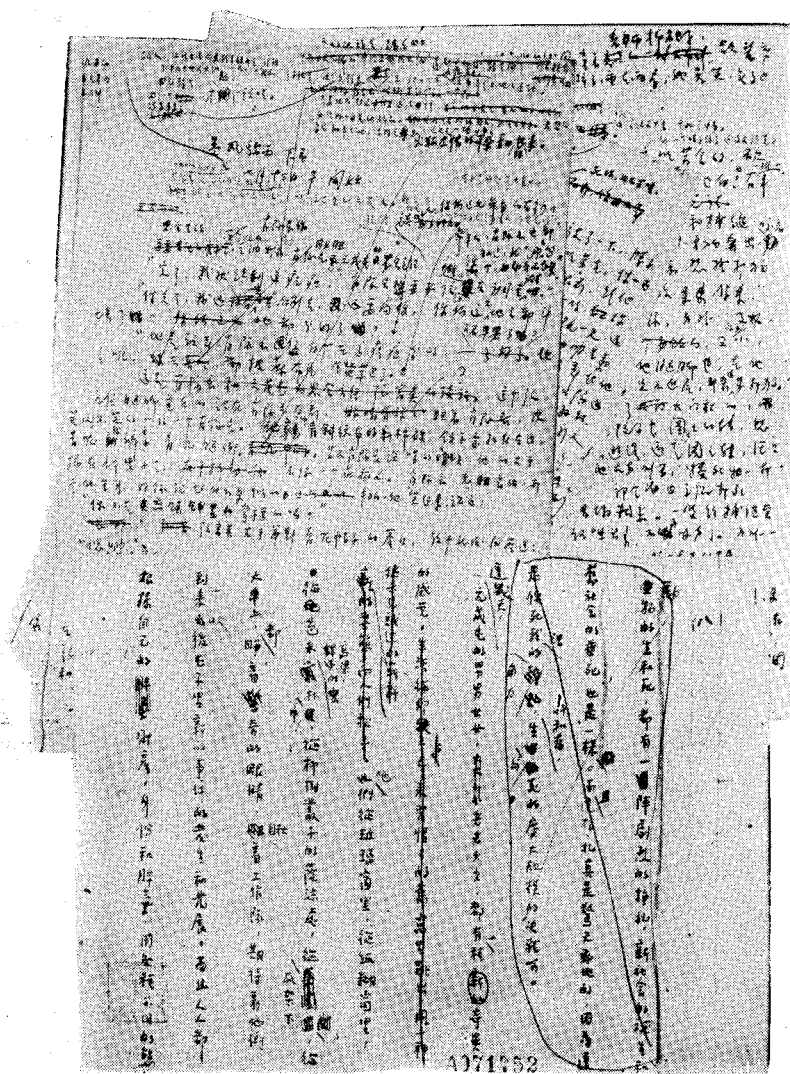
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册(内精装2,500册)

书号：10078·3268 定价：精2.10元 平1.50元



作者像(摄于1954年)



《暴风骤雨》手迹



初版及外文译本封面



作者和林蓝同志（摄于1948年）

第一卷 目 录

暴风骤雨

暴风骤雨

第一部



—

七月里的一个清早，太阳刚出来。地里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，抹上了金子的颜色。豆叶和西蔓谷^①上的露水，好象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。道旁屯落里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，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。一群群牛马，从屯子里出来，往草甸子^②走去。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，骑在一匹儿马^③的光背上，用鞭子吆喝牲口，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。这时候，从县城那面，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。轱辘滚动的声音，杂着赶车人的吆喝，惊动了牛倌。他望着车上的人们，忘记了自己的牲口。前边一头大忙子^④趁着这个空，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。

“牛吃庄稼啦。”车上的人叫嚷。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，气乎乎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忙子，狠狠地抽了一鞭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，在东北松江省境内，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，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，是从珠河县动身，到元茂屯去的。过了西门桥，赶车的

① 西蔓谷即苋菜。

② 长满野草的低湿地。

③ 没有阉的牡马。

④ 公牛。

挥动大鞭，鞭梢蜷起又甩直，甩直又蜷起，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。马跑得快了，蹄子踏起的泥浆，溅在道边的蒿子上、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。跑了一程，辕马遍身冒汗，喷着鼻子，走得慢一些，赶车的就咕噜起来：

“才跑上几步，就累着你了？要吃，你尽拣好的，谷草、稗草还不乐意吃，要吃豆饼、高粱。干活你就不行了？瞅着吧，不给你一顿好揍，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。”他光讲着，鞭子却不落下来。辕马也明白：他只动嘴，不动手，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。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、慢慢吞吞地走着。牲口喘着气，响着鼻子，迈着小步。老孙头扭转脸去，瞅瞅车上的人们。他们通共十五个，坐得挺挤，有的穿灰布军装，有的穿青布小衫，有的挎着匣枪，有的抱着大枪。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？来干啥的？赶车的都不明白。他想，不明白就不明白吧，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，这就得了呗。他是昨儿给人装样子①进城来卖的。下晚落在王家店，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，他答应下来，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。不管好赖，不是空车往回走，能挣一棒子②酒，总是运气。

车子慢慢地走着，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。老孙头一面骂牲口，一面跳下地来看。车轱辘陷在泞泥里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。他叹一口气，又爬上车来，下死劲用鞭子抽马。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，绕到车后，帮忙推车。这时候，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，那赶车的，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，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。因为跑得快，又是胶皮轮，并没有窝

① 劈柴。

② 一瓶。

住。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，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、手上和小衫子上。那赶车的扭转脖子，见是老孙头，笑了一笑，却并不赔礼，回头赶着车跑了。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，悄声地骂道：

“你他妈的没长眼呀！”

“那是谁的车？”十五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问。老孙头瞅他一眼，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车子的萧队长，就回答说：

“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？瞅那红骟马^①，膘多厚，毛色多光，跑起来，蹄子好象不沾地似的。”

“到底是谁的车呢？”萧队长又追问一句。

见问得紧，老孙头倒不敢说了，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^②来避开追问。

萧队长也不再问，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。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，大伙也用死劲来推，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。大伙歇了歇气，又上车赶道。

“老孙头，你光打辕马，不是心眼太偏了吗？”萧队长问。

“这可不能怨我，怨它劲大。”老孙头笑着说，有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的前额上，还有一点黑泥没擦净。

“劲大就该打了吗？”萧队长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奇怪。

“队长同志，你不明白，车窝在泥里，不打有劲的，拉不出来呀。你打有劲的，它能往死里拉，一头顶三头。你打那差劲的家伙，打死也不顶事。干啥有啥道，不瞒同志，要说赶车，咱

① 骟马即阉马。

② 唠嗑即聊天。

们元茂屯四百户人家，老孙头我不数第一，也数第二呀。”

“你赶多少年车了？”萧队长又问。

“二十八年。可尽是给别人赶车。”老孙头眯起左眼，朝前边张望，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，他放了心，让车马慢慢地走着，自己跟萧队长闲唠。他说，“康德”^①八年，他撂下鞭子去开荒，开了五垧^②地。到老秋，收五十多石苞米，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。他想，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。谁知道刚打完场，他害起伤寒病来。五十来石苞米，扎古病^③，交出荷^④，摊花销，一个冬天，花得溜干二净，一颗也不剩。开的荒地，给日本团圈去，他只得又拿起鞭子，干旧业了。他对萧队长说：

“队长同志，发财得靠命的呀，五十多石苞米，黄灿灿的，一个冬天哗啦啦地象水似地花个光。你说能不认命吗？往后，我泄劲了。今年元茂闹胡子，家里吃的、穿的、铺的、盖的，都抢个溜光，正下不来炕，揭不开锅盖，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三营，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，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，叫把谷子苞米，通通分给老百姓，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。队长同志，真是常言说得好：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。咱如今是吃不大饱，也饿不大着，这不就得了呗？吁吁，看你走到哪去呀？”他吆喝着牲口。萧队长问他：“你有几个孩子？”

老孙头笑了一笑，才慢慢说：

“穷赶车的，还能有儿子？”

① 伪“满洲国”年号。

② 一垧是十亩。

③ 治病。

④ 出荷，日本话，交出荷即纳粮。

萧队长问：

“为啥？”

老孙头摇摇鞭子说：

“光打好牲口，歪了心眼，还能有儿子？”

十五个人中间的一个年纪挺小的小王，这时插嘴说：

“你老伴多大岁数？”

老孙头说：

“四十九。”

小王笑笑说：

“那不用着忙，还会生的。八十八，还能结瓜呀。”

车上的人都哗哗地笑了起来，老孙头自己也跟着笑了。为了要显显他的本领，在平道上，他把牲口赶得飞也似地跑，牲口听着他的调度，叫左就左，叫右就右，他操纵车子，就象松花江上的船夫，操纵小船一样地轻巧。跑了一阵，他又叫牲口慢下来，迈小步走。他用手指着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：

“瞅那屯子，那是日本开拓团。‘八·一五’炮响，日本人跑走，咱们屯里的人都来捡洋捞^①。我老伴说：‘你咋不去？’我说：‘命里没财，捡回也得丢。钱没有好来，就没有好花。’左邻右舍，都捡了东西。有的捡了大洋马，有的捡了九九式枪^②，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。我那老伴骂开了：‘你这穷鬼，活该穷断你的骨头筋，跟着你倒一辈子霉。人家都捡了洋捞，你不去，还说命里无财哩。’我说：‘等着瞅吧。’不到半

① 发洋财。

② 一种日造枪。

拉月，韩老六拉起大排^①来，收洋马，收大枪，收枪子子，收布匹衣裳，锅碗瓢盆，啥啥都收走，连笨篱^②都不叫人留。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，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。抗违不交的，给捆上韩家大院，屁股都给打飞了。我对老伴说：‘这会你该看见了吧？’她不吱声。老娘们尽是这样，光看到鼻尖底下的小便宜，不往远处想。”

萧队长问：

“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是咱屯子里的粮户。”

“这人咋样？”

老孙头看看四围，却不吱声。萧队长猜到他的心事，跟他说道：

“别怕，车上都是工作队同志。”

“不怕，不怕，我老孙头怕啥？我是有啥说啥的。要说韩老六这人吧，也不大离^③。你瞅那旁拉的苞米。”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：“这叫老母猪不翘脚^④，都是胡子闹瞎的，今年会缺吃的呀，同志。”

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，他掉转话头，打听胡子的情况：

“胡子打过你们屯子吗？”

“咋没打过？五月间，胡子两趟打进屯子来。白日放哨，下

① 成立地主武装。

② 在锅里捞东西用的家什，形如杓子，用柳条或铁丝编成。

③ 差不多。

④ 形容庄稼长得矮小，猪不用翘脚就能吃到。